

■ 美 学

道言与现代西方的语言美学

王 凯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作者简介] 王 凯(1960-),男,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

[摘 要]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道家的道言观与西方语言哲学的比较研究成为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其实,人类的思想和智慧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西方还是东方,其文化及其语言的差异是巨大的,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对终极存在的探求,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民族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先秦道家可以同现代西方哲学家在同等层次上进行对话,双方的思想和智慧也能够达到相互的汇通。在现代思想的维度上比较老、庄的道言观与西方现代的语言观,会给我们许多崭新的启示。

[关键词] 道言;诗化语言;自然语言

[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1-0067-07

一、道言与道说

道的概念源远流长,老子和庄子对道做了突破性提升,使其成为中国思想的最高范畴和最富想象力的核心词语,从而确立了他们作为道家创始人的地位。在《道德经》中,道与言的问题是一个格外重要的问题。帛书甲本《道篇》首章,通行本《老子》的首章就是:“道可道,非恒(常)道;名可名,非衡(常)名。无,名万物(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天地)之母也”。老子首先提出的就是“道”与“言”的问题,而且主要表达的是“恒(常)道”不可言说的思想,这为历代道家学者所公认。例如王弼的《老子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对后世影响很大。“道”自西周以来就包含有“言说”之义,在《老子》、《庄子》中,其“言说”的意思也有许多表达。老子和庄子都能区分“小言”与“大言”,善于利用“道言”来构成“大道不称”的语境。老子之所以在《道德经》中首先提出道与言的问题,是因为:一方面,他要揭示非语言非概念的道境,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人的终极追求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因此,就需要一种不同于日常和逻辑的语言,即“大言”、“常名”、“常道”或“不称之道”。而庄子则把“卮言”、“重言”、“寓言”视为体道的道言。这都说明了老庄的道含有言说和言说维度的意思,老子主张“贵言”和“善言”,实际上就是强调对语言的态度和运用语言的方式问题。

当代西方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对老庄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多次在讲座和文章中引用《庄子》书中的对话和寓言,如庄子和惠子关于大树的对话;庄子与惠施濠上观鱼等等。海德格尔能与庄子的思想发生共鸣,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直言不讳地声称,老、庄的“道”对于他晚期的“主导词”产生直接

的启发。老庄对海德格尔的魅力,正是来自于他们对终极的体悟以及对道的独特的言说方式。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遗忘”即是一种“遮蔽”。他通过解析“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史,发现“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对形而上学来说。始终是遮蔽不见的,一直处于被遗忘状态之中”^[1](P.140)。人类对于世界的追问是人类所独有的追问。这个追问就是追问世界相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意义,追问与人相关的、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是人所能体验到的世界。形而上学的追问则脱离了存在的意义,所追问的只是在者,而且是与人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关的在者,是对象化的存在物,而不是人所能体验到的本真存在世界。

既然自柏拉图以来的所有关于存在问题的追问都是脱离了存在的本真含义,应予彻底摒弃,那么,海德格尔又是从哪里开始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呢?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仍然是:从存在开始。显而易见,海德格尔所要追问的存在,不是被凝固化、被实体化的存在,而是先于对象性思维的原初境域,是人对原初世界最原始、最直接、最纯粹的体验。因此,这个存在与人“最亲近”。海德格尔就是要把它重新彰显出来,早期的海德格尔旨在于消解形而上学,但所使用的词语仍然是形而上学一直使用的术语,这就难于在概念上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造成自己思想的“失真”。思想的转向急切地呼唤着词语的转换,如何彻底同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根除形而上学的痕迹,在主导词语上,海德格尔面对着思想自身的悖论—如何命名那不可言说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要解决关于道的言说问题。

在海德格尔“转向”的关键时期,古老的中国文化强烈地吸引了他,特别是老子的道论给他以深刻的启发。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道”的原义是“道路”,这个“道路”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它不是“两个位置之间的连接路段”,不是摆放在那里的,而是通达、开路,“为一切开出它们的路径”。这的确是用西方语言对老、庄的道所做出的精辟而独到的阐释。

在老子之道的启发下,海德格尔提出了“生成”(Ereignis)和“道说”(Sagen)的词语。标志着晚期海德格尔非形而上学之思日臻成熟,同时也标志着他与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先秦道家,在语言观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海德格尔的“生成”(Ereignis)与老、庄的“道”(Tao)有很相近的含义。两者都是开辟一切道路的道路,也都含有言说或道说之意,都和希腊的主导词“逻格斯”(Logos)一样难于翻译和表达。严格地说,“生成”、“道”、“逻格斯”都是不能定义的。“生成是不显眼的东西中最不显眼的,是质朴的东西中最质朴的,是切近的东西中最切近的,是遥远的东西中最遥远的”^[2](P.30)。(Chapter 35)这也正如老、庄对道的描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3](第35章)。“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3](第14章)。在庄子看来,“道无终始”^[4](《秋水》),“道不私故无名”^[4](《则阳》),“道无问,问无应”^[4](《知北游》),“道昭而不道”、“大道不称”^[4](《齐物论》),“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4](《知北游》)。

海德格尔与老、庄的最大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追问那个被客体化、对象化、概念化之前的原初世界。此追问与对象性思维完全无关。终极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海德格尔和老、庄所关心的原初构成域,或可称之为道势或道境,它是一种原始的态势,是人的生成所面临的境域。在这个领域,一切都失去了现实的存在性,再无一丝一毫现成性可依循,唯有大道本身的生成、运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3](第34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3](第16章)。在此领域,庄子的态度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称”^[4](《应帝王》)。

为了彰显原初构成的境域,海德格尔不仅没有放弃语言,反而赋予了语言以存在论的意义,他采取了“形式指引”的方式,大量使用“粘言”、“暗喻”、“触类旁通”、“回旋互映”等牵引开显的手法,旨在于自觉地恢复思想的纯正语境,让语言充满原初的消息。庄子之所以采用“卮言”、“重言”、“寓言”的言道方式,和海德格尔的考虑是一样的。一方面,他们非常清楚终极境域无法用语言表象化、概念化;另一方面,人的终极追求又无法完全脱离现有的语言境况。因此,他们都致力于找到一种说不可说的“大言”。可见,尽管双方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语言不同,但都思考着同样的终极问题,有着相同的体会,而且采用的言说方式也是相类似的,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和庄子的“三言”都同样带有隐喻的性质。应当看

到,尽管老子和庄子也有着与海德格尔同等深刻的终极敏感。但是,老庄作为两千年前的先秦思想家,从根本上说,他们不能脱离中国古代自然思维的影响,也不能进一步发展出具有理论上高度自觉的语言观。

二、道言与诗化语言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是发端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旨在于让语言从理性、逻辑、句法中解脱出来,以恢复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创造性和永久的可解释性。处在世纪交替时代的尼采,最先打出了反叛形而上学的大旗,他对西方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语言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继尼采之后,西方反形而上学的运动,一直持续到当代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等。他们都对传统的句法规则和逻辑法则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

尼采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语言的同时,也试图探索和尝试一种有效的话语形式,来传达自己对真理和存在的感受,对世界和人生的领悟。为了防止和避免他的哲学思想被概念化、体系化,他走了一条诗化哲学的道路,把哲学与诗融为一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逻辑化语言的局限性,使他的哲学充满了想象和诗性,达到了诗思合一。尼采的作品,既是一部哲学诗,也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散文。他著作中的语言文字较为晦涩,令人费解,其诗性化的或文学化的语言,意含量大,蕴涵性广,不仅一词多义,而且含混不确定,具有较强的模糊性。这同庄子十分类似,庄子也是反传统,反常规,批判当时的名言之辩,力图恢复语言与世界的真实关系。理解庄子寓言的深刻寓意,才能更透彻的领略庄子所寄寓其中的深奥哲理。所以,庄子和尼采一样,都是文学性、诗性化的哲学家,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浪漫而随意的。

尼采认为,理性化、逻辑化的语言,以其死板、僵硬的形式,把情感、诗情制作成了“概念的木乃伊”,这是不符合自己的情愿的。在他看来,格言、警句、寓言才是“永恒的形式”,适合于哲学思想的表达。因为哲学探讨的是终极的存在,依靠逻辑语言不可能把握终极的真理。语言中的词只是“面具”,概念只是“骰子”,语言的功能不过是将一切暂时的现象,一切“生成”,用谎言的手段变成存在,给“生成”打上存在的印记。这也是后来海德格尔所说的被遮蔽了的存在。因而,尼采希望找到新的出路,即诗化之路、审美之路,也就是要以诗意的、审美的目光看待语言。他的“生命意志”、“强力意志”、“酒神”、“日神”、“永恒轮回”、“超人”、“大的”、“醉”等术语,都不是逻辑意义上的概念,都含有某种隐而不显的暗示。从尼采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格言和警句、神话和寓言、隐喻和象征,构成了他的诗化哲学的显著风格。

思与诗,是海德格尔十分关注的课题。海德格尔讲的思与诗,是同存在问题、语言问题相关联的。正如 W·比梅尔所说,从《存在与时间》到《艺术作品的本原》、对赫尔德林和特拉克尔的诗的阐释,都贯穿了“诗(Dichten)一思(Denken)一语言(Sprache)”这样一个“问题圈”。在《语言的本性》、《建筑·居住·思想》等晚期著作中,更能看出海德格尔对思与诗的钟情。他认为,诗与思是道说的最突出的方式。通过诗与思可以在通往语言的途中获得某种体验。什么是诗?按赫尔德林的讲法,诗乃是“存在之创建”。“创建”即命名,命名存在,道说神圣,这是解蔽的过程。什么是思?思的本性是思存在,回忆存在,这是一个聚集的过程。诗与思的关系是互为近临的关系。思是聚集,而聚集起来的思就是诗歌的源泉。诗的本性就寓于思之中。海德格尔在《建筑·居住·思想》一文中,以横跨于河上的一座桥为例来解释聚集之思,“桥以自己的方式把大的、天空、诸神和要死者聚集于自身”^[1](P.330-331)。总之,诗一思是合一的,互为归属。遗憾的是,形而上学的历史遗忘了存在,也遗忘了思。如何恢复人类的“根基持存性”(Bodest? ndigkeit),返回到本真的“居住”(bauen),只有学会去“思”。

严格地说,所谓的诗化语言其实质是隐喻和象征,但又不同于传统的隐喻和象征。传统的隐喻,如亚里士多德的“比拟说”,皮尔士的“图像说”,是以“能喻”与“所喻”之间的相似性为前提的,这种隐喻仅限于词语层面的语词替换,侧重于技巧和修辞的意义。而尼采和海德格尔运用的隐喻,其“能喻”与“所

喻”之间既相似又不完全相似,它可以给理解带来一种“意义的盈余”(surplus of meaning),使语言具有一种张力,生长出新的意义。语言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其重要的功能在于它可以参与创造新的意义。隐喻的作用在于扩展语言,而语言也是一种现实,因此扩展语言也就意味着扩展现实。隐喻进入语言之中,双方参与创造新的现实,也能够揭示某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真理,隐喻又不脱离现有的语言和语词,从而使运用语言的人能够较容易的接受。隐喻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这正可以让隐喻最大限度的发生作用。诗人自觉的、有意识的大量运用隐喻,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审美体验系统,不断带来新的现实和意义,这种创作方式集中体现了人们对语言的审美态度。

世界对于人类来说永远是一种隐喻,人们对隐喻的理解取决于人的象征能力。人的主观经验的丰富性和客观世界的丰富性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契合点,即象征。但是象征并不是绝对的契合,它只是不完整的形象。当一个象征不足以使双方沟通时,就需要使用新的象征来加以替代,这也就是所谓的变形。语言的内容不借助象征和变形就无法使人领悟,人们领悟语言的内容是为了超越语言的内容,扩展和提升语言的意义。美国学者克劳迪娅·克劳福德在他的《尼采语言理论的起源》著作中,对尼采的语言理论进行分析时,归纳了三种语言:一种是本能的语言;一种是幻觉的语言;还有一种是酒神颂的语言。在这第三种语言里,我们看到尼采将语言的所有方面结合到一块儿,不仅有双唇、脸面、言语的有意识的象征语言,而且还有舞蹈和手势的所有那些本能的、身体姿势的语言。这两种语言都立足于声调及寓于节奏、动力与和声的音乐的原始的无意识语言之中。在第三种酒神颂的语言中,人‘充分调动全部象征能力’。在酒神颂中,尼采将本能的语言、幻觉的语言、艺术的语言汇集于一体。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母体。从语言的隐喻结构及类比规则中产生了神话、宗教、巫术,乃至哲学与诗。人类的创造精神就孕藏于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语言的逻辑要求随着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而增强,它的前提是词语神秘性和隐喻性的减弱。当语言脱离了神秘的本性,在实用理性的要求下丢失了自然与神性之根,语言就失去了通过隐喻而揭示的新的意义领域,语言脱离了诗就意味着远离了自然母体。人丧失了诗就等于丧失了无限的创造精神,丧失了生命与自然同源同质的一体感。

语言,对于原始初民来说,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充满神性的力量。正是籍着某种具有神力的语言,世界才被创造出来。《约翰福音书》开始就说:太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万物都是籍着语言被创造的。生命在语言之中。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语言,是上帝创生万物的“道”,就是逻格斯。太初有道,道成肉身。语言使隐秘之物呈现出来,把存在呈现在人的视野中,语言为“道”的显现提供了一条地平线。语言本来就是隐喻。作为最初的命名活动,语言不仅给存在物以一个名称,而且给存在物以一个人化的品格,即以人格化的方式为自然命名,这同时也意味着把自然的秉性赋予人。语言因而也就是神话,也就是隐喻,也就是诗。

在创世的神话中,神秘的肉体也是一种语言,肉体变成大地。人通过肉体符号,把世界聚集自身,也把自身变成世界。维柯以诗性的眼光透视到这一点,在所有的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如用“首”(头)来表达顶或开始,用“腰”、“背”、“脊”等来表达一座山的部位,针和土豆都可以有“眼”,杯或壶都可以有“口”有“嘴”,耙、锯或梳都可以有“齿”,任何空隙或洞都可以叫做“口”,麦穗的“须”,鞋的“舌”,瓶的“颈”,器具等的柄为“手”,钟的“指针”,“心”代表中央,帆船的“腹部”,“脚”代表终点或底,果实的“皮”和“肉”,山岭或岩山、矿的“脉”,“葡萄的血”代表酒,大海“微笑”,波浪“呜咽”,物体在重压下“呻吟”,以及风在“吹”,月亮在“走”,植物长得“欢”等等。这些隐喻都是本真的诗,都是人体式的语言。在这些词语中,人把自身变成了整个世界。可见,这些词语不仅意味着感觉领域交流的隐喻,也包括人与世界同源同质的隐喻。原始初民们是把语言视为生存的整体背景,看做是一本神圣的书。通过这些诗一样的文字或符号,人在自身中阅读宇宙,也在宇宙中阅读自己。从而发现他与宇宙之间含有一种真理,一种隐喻关系,这正是人类最古老的心理原型,是语言诞生和成长的原始根基,是人类精神的永恒存在形式。

总之,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语言的隐喻性正日益走向衰亡。这是天地神人四元世界的分裂,是人

与自然的悲剧性分离。隐喻消失后的语言,是神性和诗意已死的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精神丧失了与世界合为一体的家园,这是人类所隐入的困境,因此,人无家可归。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与思的使命就在于复活古老的隐喻,重建家园意味着重新发现或恢复人与宇宙统一的那种原始力量。

中国道家的“天一合一”,庄子的“物我一体”,其实正是这种最原始的隐喻,是更为深宏博大的原初体验结晶。道言,尤其是庄子的寓言,就是隐喻之言,象征之言,亦即诗化之言。庄子是哲学家,也是诗人。《庄子》是散文,也是诗集。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指出的,《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闻一多在《古典新义·庄子》中还说:“他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诗人”。“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羨,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庄子哲学真正是诗化的哲学,庄子语言真正是诗思合一的语言。

读《庄子》,总让人感到形式上浓郁的诗韵和内涵上深奥的隐喻。那不知几千里大的鹏,水击三千里,凌空九万里,在苍天之下,在大海之上,从北海飞往南海,这是何等的奇伟壮阔;那影外影和影子的对话,那“栩栩然蝴蝶”的梦幻,是何等的玄妙幽邃;那“激者、謷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富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的地籁描写,摹拟风声的强弱、洪细、高低、远近、大小,以及它的起伏、变化乃至消失,穷形极态,惟妙惟肖,不愧为一首风之诗章。议论的文字也蕴含着诗的激情和诗的韵味。如:天其运乎?的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刚是?孰居无而行事推是?意者有其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4](《天运》)?一口气十五个问,其节奏、韵律十分明显,表现了作者穷幽探冥的满腔热情,连串的追问构成充满哲理与诗情的“天问”。

不仅有情致缥缈的抒情诗,还有庄严而热忱的赞颂诗,如: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稀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皇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主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可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相,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4](《大宗师》)。作为道家的主要代表,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并把老子的道论发扬光大。此段文字不仅是对道的深刻阐释,也倾注了庄子对道的崇高信念。连续十三个“得之”,把得道的境界给予最高的赞颂,把人引入悠_悠玄远的冥漠恍惚之境。

总之,庄子的道言是诗化的语言,它通过隐喻和象征传达着道的原始消息。《庄子》一书跨越了哲学和文学的樊篱,把人的想象力和语言的功能推向了极至,以文观之,是读不完的散文,读不完的诗,多的诙谐、幽默、讽刺、谑弄,有着看不完的“断素、零孰、珠光、剑气、鸟语、花香”,实乃世界哲学和文学之无上精品,浪漫而不失凝重,热忱而不失冷漠。

三、道言与自然语言

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语言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语言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工具论的意义。与日常语言不同,自然语言是本真的语言,是自然的涌现。在原始的意义上,语言、自然、就是显现。自然、语言、存在都是同一个东西,《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就是自然,“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就是天之言,自然之言。庄子讲的“意”、“象”已经非常接近现代语言哲学的自然语言。“意”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意识”,也不同于胡塞尔的“意识”。庄子的“意”是无,是自然的奥秘,也就是自然本身。“象”不是对象,而是“意”的初步外化,是自然的初步显现,相当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老、庄的“言”是自然语言。“尽意忘言”就是讲回归自然的奥

秘。自然之言就是万物。存在就是自然的显现,就是聚集。聚集让万物到场,让存在者出席。

自然的神圣在于涌现之力量。自然总在涌现,不停地表现为生命之流的生成和显现。涌现是从无中出来,不同于转化或产生,转化和产生是从有而来。无是万物之始、万物之母,是无法揭示的奥秘。

逻格斯在希腊语中即 Logos,本来是来源于 Legein(说)。对逻格斯必须从“说”的角度去理解,换言之,对逻格斯更恰当的理解就是理解为“说”。“说”一般是指人“说”,但在原初的意义上,Legein 并不限于人“说”,也包括自然“说”、万物“说”。因此,这“说”是万物的显现方式和根据。那么自然作为语言是如何说话的呢?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之“说”,是无声之“说”。语言的“说”,是“令”、“让”,令物到来,让世界到来。此“令”或“让”就是“召唤”,这个“召唤”是“寂静之音”(das Gel? ut der stille)。海德格尔说:“语言说,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语言,即寂静之音,乃由区分之自行发生而成其为语言。语言作为世界和物之自行发生的区分而成其本性”^[2](P. 30)。这里的“区分”是存在之展开,也即是自然的涌现。语言就是自然无声的自行发生。物和世界在静默中展开,寂静之中,让物物化,让世界世界化。

老子的“大音希声”和庄子的“天籁”,完全可以与海德格尔的“寂静之音”相互参照。《老子》第 40 章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王弼注:“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到之者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老子的“大音希声”是“道”之无声展开,它寂静无声,不是分音节的人言。庄子在《天地》中称:“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此处的“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即是老子所谓的“大音希声”。庄子讲的“天籁”也同样是天的声音,是自然的话语。这些“天籁”之音,就是《天运》中说的“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咸池》之乐之所以美,就在于它奏出了宇宙之大音,传达了“天籁”的声音。当“调之以自然之命”,众乐齐奏而不见形迹,乐声播扬又不闻余音。此时此刻,从有声进入到无声之道的境界,欣赏者的心灵也随之达到了“无”的空灵,“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这说明已完全融于天地之中,一切都消失了,于宁静之中倾听道的言说。

既然自然的语言是“寂静之音”,那么对它只能保持沉默。此沉默是对沉默的沉默,但是“谁能够径直对沉默保持沉默呢”^[2](P. 152)?事实上,海德格尔没有闭口不语,老子和庄子也没有甘于缄口。保持沉默并非不言,而关键是要通过把可说的东西说清楚的境况,把不可说的东西彰显出来。这个不可说的东西就是自然之言、道之言。老、庄之言并非书上那些言语或文字,而是“大音希声”、“天籁”,亦即海德格尔讲的“寂静之音”,是本真的道言,是沉默之言。《寓言》中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则阳》又说“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我们就是要透过老子、庄子的话语,来领略他们那无边无际的沉默,此沉默需要我们去倾听,只有在倾听中才能感受到“寂静之音”的强烈震撼。

到这里,我们自然会对老子和庄子的虚静说有更深切的体会,道是宁静的,是无,体道的心灵也必须是虚静的、虚无的,即以虚静的心灵体验虚无之道。庄子认为道之美就在于道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本性。与大起大落的巅峰体验不同,庄子“同于大通”的“逍遥游”体验,是一种宁静、悠闲、恬淡的心理体验。庄子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国艺术总的说来是主静的,用日本今道有信的话来说是显示了“东方的沉默”。对此,宗白华先生也有很深的体悟,在回答中国绘画所表现的最深心灵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的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因为顺着自然法则运行的宇宙是虽动而静的,与自然精神合一的人生也是虽动而静的。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一气韵生动。但因为自然是顺法则的(老、庄所谓道),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静寂。就是尺幅里的花鸟、虫鱼,也都像是沉落遗忘于宇宙悠渺的太空中,意境旷邈幽深。至于山水画如倪云林的一丘一壑,简之又简,譬如为道,损之又损,所得着的是一片空明中金刚不灭的精萃。它表现着无限的寂静,也同时表示着是自然最深最后的结构^[5](第 147-148 页)。

寂静、虚空是“自然最深最后的结构”,因为这个结构是最原始的,永恒存在着的,也是不可毁灭的,

因而也才是万物的源泉,才是宇宙生生不已的创造力量。用老、庄的话来说就是“道”、“自然”、“虚无”,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天”。万象皆从空虚中来,向空虚中去。所以纸上的空白是中国画真正的画底。但这个空白不是真空,不是绝对的空无,乃是宇宙灵气往来之域,生命流动之处。此空白是静的,但却是动的根源。中国人的“空”、“无”、“虚”、“静”,充满了宇宙的灵气,“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寥师》)。这正是中国艺术意境深远、境界高深的真谛所在。如常建的诗: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唯闻钟磬声。

又如王维的两首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如此的静寂,如此的空灵,却又包含着无限的深意。沉默自行扩散蔓延,使诗人被一种庄严圣美的声音所震撼,这不正是来自于宇宙深处的“寂静之音”?透过这些诗我们所体验到的,也正是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宁静而灵动的心境。艺术语言所要传达的就是自然语言,它不是为了使生命喧闹,而是为了体验和感受富于诗意的寂静。

[参 考 文 献]

- [1] HEIDEGGER Martin. Basic Writings[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6.
 [2] HEIDEGGER Martin. ON the Way to Language[M]. New York: Harper Row & Publishers, 1982.
 [3] 陈鼓应.老子校释[Z].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Z].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严 真)

The Tao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Aesthetics in Modern West

WANG Kai

(School of Art,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Biography: WANG Kai (1960-),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Art, Qingdao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comparison research on the Tao language of Taoism and the West language philosophy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concern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long with the linguistic turn of the West philosophy. I believe that thoughts and wisdom of human beings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are great between ancient times and modern times or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e research on ultimate existence are coincidental. Different nations think about the same ques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fferent way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places. Taoists in Pre-qin could talk with modern West philosophers at the coequal level and the thoughts and wisdom of both side coul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Comparing the thought of Tao language of Laozi and Zhuangzi with the thought of language in modern West on the dimension of modern thoughts will bring many brand new apocalypses for us.

Key words: Tao; Tao language; poetic language; natural language